

朱熹教學理論的當代啟發

江建新

桃園市新屋區笨港國民小學總務主任

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

一、前言

朱熹，字元晦，生於南宋高宗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，卒於南宋寧宗慶元六年（1200年），祖籍徽州婺源（今屬江西），出生於福建南劍（今南平）尤溪縣。朱子自幼師從其父朱松，紹興十八年（1148年）考中進士，先後赴任泉州同安縣主簿、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、漳州知州、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等職。朱熹的父親朱松是二程再傳弟子羅從彥的學生，他以正統的二程思想教育朱熹，對朱熹思想發展有重要的影響。父親去世後，朱熹遵從遺囑，從學於胡原仲、劉致中、劉彥沖等程學理學家（李桂林，1989；周德昌，1987）。

朱熹八歲讀《孝經》，十歲讀《孟子》，後讀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，思想淵源於儒家，將孔孟學說中的經典編為《四書》，註釋重在義理的闡述，不在訓詁，把孔孟思想納入理學，以孔孟儒學為基礎宣揚理學思想。朱熹制訂《白鹿洞書院學規》詳列教育目的、訓練綱目、為學之序，內容與儒學關係密切，其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講學，熱心教育、倡導辦學長達五十年之久，是南宋著名的理學家、哲學家、教育家，後世尊稱為朱子（周德昌，1987）。筆者以為，理學家的思想固然有其過時且保守的部分，然朱熹以其對人性的觀察，綜其數十年教學經驗，其思維仍有諸多可為當代借鏡之處。本文將簡述朱熹的教育思想觀點，並以其觀點為基礎，再論其教學理論與當代教育學之關聯。

二、朱熹教育思想觀點簡述

朱熹繼承了理學家關於人們天賦秉性的主張，即所謂「天地之性，氣質之性」，在此基礎之上，朱熹又提出：「存天理，滅人慾」的思想觀點，對後世理學發展影響深遠。朱子對於人類天生之性的認識，及其對教育作用的相信，構成了他的基本理念。朱子主張教育能使人合乎倫常綱紀，維護社會秩序。此外，著名的「格物致知」，及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」等治學方法，亦為朱熹所發揚之重要觀點。朱熹總結了儒學、理學家的重要成果，且著作甚豐，實非本文篇幅所能及，筆者僅就四個主要觀點論述。

（一）天地之性，氣質之性

當時的理學家認為，人的天賦秉性包括兩個方面，即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。其中天地之性又稱天命之性，見於張載：「形而後有氣質之性，善反之則天地之

性存焉。故氣質之性，君子有弗性者焉。」（張載，2014，頁 15）。所謂「天地之性」，指的是人天生就具有的善念。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，「天地之性」也可以指仁、義、禮、智等封建道德規範。而「氣質之性」在理學家看來，天理和人慾是混雜的，也就是朱熹所謂的「以理與氣雜而言之」（周德昌，1987）。朱熹又說：「而氣稟則有清濁，是以有聖愚之異。」意思是氣有清、濁、偏、正之分，人心存在著與「理」違背的慾望，而教育的作用就在於變化人的「氣質之性」（李桂林，1989；周德昌，1987）。

（二）存天理，滅人慾

《遺書·卷十五》：「視聽言動，非理不為，即是禮，禮即是理也。不是天理，便是私慾。人雖有意於為善，亦是非禮。無人慾即皆天理。」（程顥、程頤，2000，頁 190）。二程認為當時社會規範的「禮」就是天理，不符合「禮」的，就是人慾。只有消滅人慾，才是真正體現了天理。朱熹繼承並發展了二程的「天理」、「人慾」思想，認為天理存則人慾亡（周德昌，1987）。「存天理，滅人慾」為朱熹的教育宗旨，朱熹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立大志，由士進而為聖賢，成為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」的統治人才（李桂林，1989）。

（三）格物致知

《朱子語類·大學二》：「格物，是物物上窮其至理；致知，是吾心無所不知。」（朱熹，2010，第 14 冊頁 471）。格物是致知的基本途徑或過程，致知是格物的目的或結果。格物不僅僅指客觀事物，也是履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等人倫關係。致知則是透過格物、窮理，由一事一物之理的日積月累，融會貫通，達到對天理的透徹領悟。朱熹還認為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」，一草一物，鳥獸蟲魚，都是格物的對象，透過格物致知，由感性認識走向理性認識，由具體轉化到抽象，局部認識到全體認識。理學家發揚《禮記·大學》中「格物致知」的理想，也深化了古代教學理論（北京師聯教育科學研究所，2006）。

（四）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

南宋時朱熹重建白鹿洞書院，擔任白鹿洞洞主，親自講學，制定學規，確立學子學習的目的和方法。〈白鹿洞書院學規〉引用《中庸》：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」（朱熹，2010，第 24 冊頁 471）。闡明為學的原則與順序。因為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」，要能「格物致知」，要先能「博學」，又因為要能「由博返約」專精事物，故要能「審問」、「慎思」。而「明辨」是「慎思」的進一步提升，就是能明辨是非，從中獲得知識和真理。最後要能「篤行」，才能學有所用，「道理」不至於成為空談（姜曉潔，2018）。

三、朱熹教學理論的當代應用

朱熹的主要教育觀點，為構成了教育思想的基本架構。朱子數十年的教學經驗，從學習者出發，且特別注重教師的引導。觀點之中既有對前人經驗的總結，又有他個人的體會，即使在今日，仍有值得再省思之處。筆者將簡述朱熹教學理論，並與今日教育論述對話，提出可為今日教學者參酌之建議。

(一) 教有定本，則學之有本

《朱子讀書法》：「世之為士者，不知學之有本，而惟書之讀……是以天下之書愈多，而理愈昧……讀者不知學之有本，而無以為之地也。」（朱熹，2019，頁 139）。朱熹提出當時學者「惟書之讀」、「不知學之有本」，未考慮教學內容的方向性、思考性，沒有經過篩選，什麼書都教的問題。朱熹主張教有定本，當時的教學內容是「尋古人之意」、「求德業之實」，以明禮義、復人倫為目標。以今日觀之，「定本」指的不僅是「書本」，更可以擴大到「教學目標」、「課程目標」。教師授課之前，應充分備課，規劃進度並明確單元課程目標，在有限的時間之內篩選內容，掌握課程核心問題，注意教學層次，提升教學效能。

(二) 小學教之以事，大學教之以理

朱熹〈小學〉：「是以方其幼也，不習之於小學，則無以收其放心，養其德性，而為大學之基本；及其長也，不進於大學，則無以察乎義理，措諸事業，而為小學之成功也。」（張伯行，1937，頁 5）。朱熹的時代八歲入小學，十五歲入大學，小學大學各有學習目標，又是相互銜接的兩個學習階段，小學教育又是大學教育的基礎。〈小學書題〉：「小學教人以灑掃、應對、進退之節，愛親、敬長、隆師、親友之道。」（張伯行，1937，頁 1）。《朱子語類·小學》：「自十六、七上大學，然後教之以理。」（朱熹，2010，第 14 冊頁 268）。「小學」側重於事，使學生知其當然，「大學」側重於理，使學生知其所以然。在教學階段方面，朱熹的見解主要為二，一是說明階段目標的不同，二是講述銜接的重要。以今日觀之，小學階段的教育重點是各種生活習慣的養成，重在以「事」舉例。而萬物皆有理，「理」的教育至少要在國小高年級時期加入，以生活事物舉例，教其所以然，日積月累才能達到「格物致知」且「博學」的終極目標（陳國代、姚進生、張品端，2010；李桂林，1989）。

(三) 示之於始，而正之於終

朱熹的啟發式教學，一言以闢之，即「示之於始，而正之於終」。朱熹認為，教師的任務在於啟發學生發現問題，幫助學生解決問題，這個觀點與《論語》：「不

憤不啟，不悱不發。」是一致的。朱熹又說，教學當如春風時雨化萬物，促使植物自然成長。教師主導課程，透過引導激發學生的主動性，強調學生是學習主體，做學問靠的就是學生自身的積極主動（陳國代、姚進生、張品端，2010）。至於如何啟發學生？朱熹也提出了三個重要方法：

1. 講論要突出重點，《朱子語類·學二》：「學須先理會那大底，理會得大底了，將來那裡面小底自然通透。」（朱熹，2010，第 14 冊頁 277）。指的是教學應重視引導，教導重點道理，這樣才能開闊學生思路，觸類旁通。
2. 講論要少而精，《朱子語類·學七》：「某此間講說時少，踐履時多，事事都问你自去理會，自去體察，自去涵養。」（朱熹，2010，第 14 冊頁 387）。講論精要，才能啟發學生積極思考，掌握由此即彼的推論能力。
3. 講論要發人深思，《朱子語類·讀書法下》：「讀書無疑者，須教有疑；有疑者，卻要無疑；到這裡方是長進。」（朱熹，2010，第 14 冊頁 343）。教育的過程就是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，學生往往因為對內容不夠熟悉而找不出問題，不懂得如何發問。然而，即使學生未發問，也不代表他們完全理解。教師應在準備課程之時，考慮到學生可能遇到的問題，以及如何引導學生思考、發現問題所在，創造思考互動的課堂，才能更貼近有效教學的宗旨（陳國代、姚進生、張品端，2010；李桂林，1989）。

(四) 求知求能，知行合一

《朱子語類·論語二》：「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，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。」（朱熹，2010，第 14 冊頁 670）。朱子簡明的定義「學」的精神，而「知」是知識，「能」是能力，「行」是實踐，學習的過程就是由「未知未能」到「求知求能」，接著再由「已知已能」到「行之不已」。朱熹從知與行的角度來看待學習，又說明了學與習兩者的內在聯繫。朱熹認為「學」是指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探求知識，發展自身能力的過程，而「習」指的是已獲得知識，發揮能力的過程。教師在學習過程之中，為學生搭起橋梁，使教師的「教」與學生的「學」結合在一起。朱熹特別重視經驗在教學中的意義，強調「真知」即直接經驗的重要。教師在學生的經驗基礎上搭橋，使學生易於理解，也懂得應用。《雜學辨》：「知而未能行，乃未得之於己，豈特未能用而已，乎然此所謂知者亦非真知也。真知則未有不能行者。」（朱熹，1983）。朱熹再次強調知行結合的重要，以「行其所知」為最終目的。從今日教育觀點看來，朱熹對學習的看法與杜威有相似之處，杜威強調「最好的一種教學，牢牢記住學校教材和實際經驗二者相互聯繫的必要性，使學生養成一種態度」（杜威，2012），而朱熹強調學生的經驗基礎，要能知能行，成為生活習慣。也就是說，教師在備課、授課或進行教學研究之時，應盡可能將教材與學生經驗聯繫，以情境中的問題引起學生思考，引導學生進行

知識推演，創造一段有效學習的教學過程。朱熹以儒者觀點提供教與學的理论基礎，與現今推動的「素養導向教學」不謀而合。

四、結語

南宋大儒朱熹繼承理學家「人有天賦秉性」的觀點，並肯定教育作用，認為教育能改變人的「氣質之性」。「天賦秉性」的觀點，也提醒了我們要以學生為主體思考，注意學習者的個別差異、氣質類型。而「格物致知」的哲學思考，建構了理學家認識客觀事物的基礎理論，闡述由局部認識到全體認識的認知發展歷程。此外，朱熹引用《中庸》：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」確立為學、治學的方法與步驟，也以其數十年經驗提出教學理論，批評當時學者不知學之有本的問題。朱熹也認識到學生在各學習階段身心發展的不同，不論從個人「天賦秉性」的角度或學習階段的觀點，皆與今日適性教學理念不謀而合。朱熹注意到的是小學、大學，以今日的教學現場具體言之，則是要注意學習者的學習階段、學習起點、學習目標，選擇適當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。在教學專業方面，朱熹重視啟發，提出了如何激發學生主動性的方法，其中講論要「少而精」，以核心概念為本，且要能引發思考，創造思考的教室，皆為今日教學之重要理念。而為人熟知的「知行合一」觀點，從「未知未能」到「求知求能」、「已知已能」，最後「行之不已」，正與能力導向課程、素養導向教學有相似之處。自周敦頤至二程到朱熹，宋代理學家思想體系恢弘，礙於篇幅，筆者僅提出幾點供讀者參酌，以為教學思考的方向。

參考文獻

- 北京師聯教育科學研究所（2006）。朱熹「閩學」教育思想與教育論著選讀（上）。北京：中國環境科學。
- 朱熹（1983）。欽定四庫全書·子部·雜學辨。臺北：臺灣商務。
- 朱熹（2010）。朱子全書。合肥：安徽教育。
- 朱熹（2010）。朱子讀書法。北京：綫裝書局。
- 李桂林（2009）。中國教育史。上海：上海教育。
- 杜威（2012）。杜威全集。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。
- 周德昌（1987）。朱熹教育思想述評。長春：吉林教育。

- 姜曉潔（2018）。朱熹啟發式教學思想研究（未出版之碩士論文）。東北師範大學，長春。
- 張伯行（1937）。小學集解。上海：商務印書。
- 張載（2014）。張子全書。西安：西北大學。
- 陳國代、姚進生、張品端（2010）。大教育家朱熹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。
- 程顥、程頤（2000）。二程遺書。上海：上海古籍。

